



风物咏

乐山之语

牟民

平生喜欢登山、赏山，对山情有独钟。

巧的是我出生的村庄叫驼山，为什么起这个村名，源于一个传说。天帝派使者到人间考查灾情，那时候，胶东大地一片汪洋。使者骑一匹骆驼，驮着两筐泥土，走到哪儿，便撒下一把泥土，哪儿的海水便乖乖退却，瞬间出现一片黑黝黝的土地、黄堂堂的高山。使者走到我们那儿，人困驼乏，便累倒了。骆驼的两筐泥土倒在脚下，形成了两个似山的高丘，立在村南，取名为驼山。可村人却称高丘南疆，在我的印象里，南疆非常高大，是天下最高的山了。

栖霞名属胶东屋脊，大小山头两千多座，“玉簪螺髻”，形状万千，著名的有崮山、艾山、牙山、蚕山、方山等。工作后，我有幸多次登过这些山，山不论多高，只要有了山的规模，就有了山的韵味。

家乡的驼山，面貌秀气，圆圆的顶部，血脉充盈，肌肉肥厚，种什么都长势旺盛。杨柳、松树、苹果、桃树、梨树等，你只要栽下，不用管它，三两年就生机盎然。比照其它大山，我们村的小南山可说是小家碧玉。

有时候梦中把各种山浮现一遍，面相不一。冷峻威严的牙山，国字脸的方山，伸展头颅的蚕山，丰富凝思的崮山，俊俏的艾山，有的丑中带憨，有的俊美巍然，有的小巧玲珑，有的瘦削，有的肥厚，有的苗条，有的踏实。每登山一次，深刻记忆在脑海里。但是有些山面貌奇特，你只能够远观，朦胧之中想象丰富，一种美丽顿生，可等你登上山顶，便大失所望，比如那带着帽儿的蚕山，你远看圆圆的山顶如帽子，光滑得让人想拿过来戴在头上。在县立二中教书12年，蚕山在校南不远处，抬头便见。星期天，师生一起登上山顶，弥望的却是一片凹凸不平，石头嶙峋，犬牙交错，不见草木。与远视之境大相径庭，的确不似我认识的山。我却看见了它的全貌，它的真实形象站立眼前。

山性格各异，却有一个共同点，善良温柔，从不欺生。春日它有暖暖的胸怀，夏天它备浓郁的盛宴，秋季它捧出丰硕的收获，冬时它遮挡风雪，以自己的默默护卫着子民。你只要来到它的怀抱，它都不会令你失望，向你尽情表达，豪爽地接纳你。它会拿出山珍野味，拿出瓜果李枣，拿出温热的乳汁来招待你。倾其所有，绝不吝啬。家乡的山是仁慈的，你有什么不快，可以向它诉说，它会静听你的心声，化解你的苦闷。家乡的山比海还宽容，能容天下事，偶有世人毁坏肌肤不敬的举动，山不为之动容。家乡的山会把声音脾气积攒起来，凝为碧波荡漾，滋养着大地，无害地流入大海。雨水过后，它沉静如沐浴的少女，一显温柔的羞涩。太阳下，她长发飘飘，观之可亲；雨雾之中，她朦胧神秘，窥之凝神忘返。晴空碧日，那几座名山犹如出水的蛟龙，生气勃勃，冲天而跃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
栖霞的山面貌各式各样，性格突出，你无论登多少次，都不会完全认识它，读懂它。登山次数越多，想象越丰富，它会给你灵感，按上腾飞的翅膀。此刻，山不再为山，赏它，已达神化之境界。

守山赏山，只要一出门，山城四面有山，迈步投入它的怀抱，汲取它的仁善，回家便吃得香睡得甜。一日不见山，仿佛丢魂一般。常想，山应越长越高，越长越巍峨，心也会随之强壮。情不自禁会感恩自然，让人类不寂寞，有山陪伴。要跟山一样，有海纳百川的包容，跟万物相融相切。人类的顽强，正是万类生命给予的。“天地者，万物之父母也。合则成体，散则成始。”期望万类强盛，人类才生机勃勃。此刻山隐喻在心中，已经不是初见的山。

不管登了多少山，我从没有感觉自己懂了山，也不敢夸口自己能够读懂山。山不语，它如个沉思的哲人，需要你用一生学习解读，从心灵上感知它，直至和它水溶交融。

流年记

春日下地

于心亮

刚到二月二，天就下了雨，把我爸高兴地直念叨：“老古语说二月二龙抬头，真是太灵验了，你瞧瞧龙王爷一抬头，及时雨就来了！”说完就哧溜下了炕，跟我说：“手机那玩意儿就那么好看？成天捧着看，跟我下地送粪去！”

刚入冬的时候，我爸就沤了一大堆粪，经过一冬的发酵，变得很松散，我和老爸用头捣开装上车斗子。我爸前头开手扶拖拉机拉着，我后头骑电动车跟着，一路上我脑门子都皱皱着，心里暗怪我爸，都八十岁的人了，还舍不得那点儿地，自己爱种就种，拉着我干啥呢？

出了村头，山路曲里拐弯就不好开了，尤其是手扶拖拉机，要跳上跳下忙活，我在后头看得心惊肉跳，忍不住嘟囔。我爸就说：“你再嘟囔看我不怼你两巴掌。你才离开农村几年，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儿，手上连个老茧都没有，你还是农村地里出来的么？”

我说：“爸，你能不能不骂我，我也五十多岁的人了，用不了几年，我也好当爷爷了。”我爸说：“你五十多了怎么了？当初你爷爷活着时候，我七十多了还成天挨他拐棍敲打呢！你现在就敢跟我摆老啦，再说我拿铁锹拍死你。少跟我啰啰儿，赶紧的，帮我扬粪！”

我跳上车斗子，我爸叮嘱说：“站稳了啊！”然后就在前头“蹦蹦蹦”开着手扶拖拉机，我挥着铁锹左一下右一下把松散的粪土扬撒在地里，慢慢到了地头，粪土撒完了，我喊：“吁——！”我爸跳下拖拉机抄起一根棍子就来揍我：“你这个熊玩意儿，把你爹当牲口啦！”

一到了地里，我爸总是不着急往家走，我看着远远近近的田地说：“现在送粪不早点儿？”我爸说：“不早，扬地里让雨水滋润滋润。过几天，我开旋耕机过来耕耕养地，等地温上来墒情合适，就种上春花生。”我说：“种庄稼又忙又累，不如种上些果树，又来钱又轻快。”

我爸说：“这你就不懂了，种庄稼才是世界上最轻快的活儿，春天撒上种儿，平时锄锄草打打虫，然后就静等着收获了。种果树才麻烦呢，成天不闲着忙活，再说……我都这个年纪了，病啊恙啊的说来就来，一旦哪天突然倒下了，干不动了，最终累苦的，还不是你么！”

回家时我前头开着手扶拖拉机，我爸在后头骑着电动车跟着。到了家以后，我爸说：“看你开的这一道儿，我是吓得大气没敢喘，简直比耕十亩地都累。”我又说：“你这个岁数了，真用不着种地了。”我爸斜我一眼说：“种地我身上没毛病，要不种地了，哼哼，我身上就长毛病了！到时候，你就高兴了？”说完，我爸又拿着锄头去摆弄门前边的菜园子去了。

文化资讯

苏东坡与烟台文化讲座引好评

本报讯(YMG全媒体记者 姜春康)3月27日,“苏东坡与烟台——纪念苏轼知登州940周年”讲座在烟台图书馆开讲。主讲人为山东省文化旅游产业研究院智库专家、山东商务职业学院客座教授、烟台苏轼研究学者吴忠波先生,来自社会各界的数百名文史爱好者参加了讲座并普遍给予很高评价。

苏轼是北宋大文学家,一生大起大落,历尽坎坷,始终不改本色。为官40年,虽屡遭贬谪,却忠于职守,政绩卓著,执政为民,百姓有口皆碑。“五日登州府,千年苏公祠”就是对苏轼为官为民的生动注脚。

吴忠波将苏轼在登州的功绩总结为“一诗二状三美四至”：“一诗”为海市诗并序;“二状”为乞罢榷盐状和议水军状;“三美”为陆岛奇石美、海珍鲍鱼美、空天云霞美;“四至”即诗至杜甫、文至韩愈、书至鲁公、画至道子。

他认为当前学界对苏轼的研究呈现出“文名太盛,政声太弱”的现象,对苏轼任职登州的积极贡献及深远影响挖掘不足。着眼当下文旅发展大趋势,他认为苏轼对于当今烟台仍极具现实意义,并提出了一系列研学线路和文旅项目,为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可行性思路。

本次讲座介绍了苏轼传奇的生平经历、任职登州的历史功绩、人生仕途的动荡转折以及旷达豪迈的处世态度,为苏轼研究者和听众打开了了解苏轼的新视角,对于整理发掘“东坡文化”、深化“品重烟台”城市品牌内涵具有积极意义。

自2024年以来,《烟台晚报》陆续开设了由吴忠波执笔的专栏“苏东坡知登州”“苏轼登州功业”,相关文章同步在“烟台街V”微信公众号发布,欢迎读者关注。

本报讯(YMG全媒体记者 姜春康)日前,由莱山区作家协会、烟台市朗协作家分会主办的“向阳而生——碑林路人专场诗歌朗诵会”举行。

碑林路人系西安人、国内知名诗人,参与诗歌朗诵会的有省内外知名的朗诵家、有烟台本地的朗诵爱好者。碑林路人代表性作品如《向阳而生》《那是我的祖国》《我是您写出的最美的诗》《春天的交响》等通过朗诵方式演绎,表达出对家乡、对祖国的热爱。碑林路人说:“诗歌是生活的镜子,也是心灵的窗口。无论是烟台的山海,还是西安的古韵,都是诗歌创作的源泉。两座城市的交融,不仅是地理的相遇,更是文化的共鸣。”